

丙年 復活期第二主日

【宗五12-16；默—9-11, 12-13, 17-19；若二十19-31】

潘家駿 神父

這個主日具有特殊的意義和重要性，因為它是作為復活八日慶期的結束日；同時為那些在「耶穌復活節守夜禮」中領受基督徒入門聖事的新教友，本主日也是為他們作洗禮後特別教理講授的結束日；更因為這個主日在新舊傳統上具有許多豐富的意涵，因此它具有很多不同的名稱：

第一個名稱叫「復活期第二主日」：這個名稱表達了這個主日與復活節之間的緊密關係。

第二個名稱叫「Quasimodo 主日」：這是按照「進堂詠」的拉丁文原文開頭第一個字 Quasimodo（意思是相像的「像」）而命名的。法國大文豪雨果的巨著《巴黎聖母院》（我們中文名稱稱呼這部著作叫《鐘樓怪人》），當中的駝背敲鐘人就叫 Quasimodo（加西莫多），因為他就是在復活期第二主日於聖母院的台階上被撿到的，所以以此稱呼來為他命名。

第三個名稱叫「白衣主日」：在過去，新領洗者在這個主日穿上他們在洗禮時所領受的白衣，因此得名。

第四個名稱叫「低調主日」：因為相較於復活主日的盛大慶祝，這個主日就顯得低調了。

這個主日同時也是「救主慈悲主日」。因為在公元2000年4月30日復活期第二主日那天，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為傅天娜修女宣聖，並在那一天，宣布這個主日為「救主慈悲主日」。

所有這些名稱表達了這個主日的豐富性，不過不管名稱如何，它仍然是在復活八日慶期內，我們持續在這台感恩祭中慶祝基督的復活，並在這感恩祭中繼續宣報復活的喜訊。

在這段逾越慶節期間，我們與慈悲救主耶穌一起經驗了十字架的道路乃是一條通往新生命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中，痛苦被了解了；仇恨被寬恕了；挫折被鼓勵了；憂苦被安慰了；死亡被克服了。而就如聖所的帳幔從上到下裂成兩半，耶穌也拆毀了一切存在於窮人與富人之間；健康的人與有病的人之間；聰明的人與愚笨的人之間；肉身受苦的人與心靈受苦的人之間；以及我們與他人之間，那由偏見所編織而成的帳幔，或由仇恨所構築而成的城牆，這一切祂都已經為我們拆除了。因為耶穌已經為全人類受苦、死亡並且復活了，全人類彼此之間的差異都已經被天主的愛和寬恕所包容了。而這也是耶穌復活所要向我們傳遞的訊息和精神之一。

過去幾年的逾越三日慶典我都在隱修院度過，隱修院的氛圍很幫助我更深地進到基督的逾越奧蹟當中。在與復活基督相遇中，我領略到耶穌復活的事件並不是想像中的驚天動地，復活的場面也不是如此地壯觀，好能強逼人相信或就範。反之，這個復活的事件好像是為耶穌的朋友而設的，特別是為那些願意真正地認識祂、真正地聽從祂、真正地相信祂的人而設的。

我同時也那麼深刻地經驗到耶穌不是顯現在我們的肉眼中，而是在我們的生命中顯出一條信德的道路。祂按照每個人不同的生命經驗，而為每個人顯現出一條不同的信德道路來：在瑪利亞瑪達肋納尋找耶穌遺體而哀傷哭泣的道路中，我聽見了復活的耶穌在呼喚瑪利亞、也在呼喚我的聲音；在伯多祿拒絕承認耶穌的道路中，我們一起經驗到了什麼是「空墳」；在門徒們於提庇黎雅海邊捕魚，卻整夜勞苦一無所獲的道路中，我也知道了祂就是主；在厄瑪烏門徒失去盼望的生命道路中，我與厄瑪烏的兩個門徒一起遇見了復活的主基督，並在擘餅中認出了祂來；而在多默多疑不信的道路上，我與祂一起探入了耶穌的創傷當中。

今天我們就要一起經驗《若望福音》中多默宗徒的信德路程。當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們，但獨缺多默，所以當別的門徒向他見證主耶穌已經復活了的時候，他對他們說：「除非我看見祂手上的釘孔，用我的指頭摸那釘痕，用我的手摸祂的肋旁，我絕不相信。」

多默的懷疑也常常是我們的懷疑，我們常常像多默一樣，覺得耶穌的形像不夠清楚，無法讓我們看到祂；祂的聲音也不夠大聲，無法讓我們聽見祂；而祂的肋旁也不夠具體，以致於我們無法摸到祂。而這個世界有其它太多更容易讓我們看到、聽到和摸到的事物吸引了我們的目光和注意力。因此，我們常常貪婪地去尋求這世界的五光十色，汲汲營營地去追求這世界的聲色犬馬。我們在這些無法令我們滿足的事物上，去尋找及追求那只有天主才能給予我們的滿足。也因此我們如同多默一樣，用我們的生活一再地向耶穌說：「除非讓我用我的手探入祂的肋旁，我絕不相信。」

我們或許很羨慕多默，因為耶穌還是向他顯現了，並且允許他將指頭伸入祂那帶著傷痕的肋旁。我們或許也會這麼想：如果我也像多默一樣的幸運，能夠親眼目睹復活的主耶穌，聆聽祂那親切的祝福和召喚，甚至能夠親手摸到祂，那麼要我相信耶穌已經復活，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然而如果我們真是這麼想的話，我們就是在欺騙我們自己，並且為我們自己在找一個遠離耶穌的藉口。因為即使耶穌在我們眼前顯現，我們依舊會把祂誤認為園丁、陌生人、甚至是鬼魅。事實上，如果我們全心相信耶穌所說過的話，我們便能看到，聽到，甚至摸到耶穌祂那帶著五傷的光榮身體。

記得嗎？耶穌曾經向我們說過：「你們為我最小一個弟兄所做的，就是為我做的。」（瑪廿五40）是的，在忍饑受餓的人身上；在沒有衣服可以蔽體的人身上；在身陷囹圄的人身上；在逃難的人身上；在憂苦哀傷的人身上；在生命垂危的人身上，在所有這些人身上，耶穌向我們顯現祂自己。耶穌離我們很近、很近，祂就在我們的團體裡，家裡，就在我們的街上，就在我們的城裡，就在我們工作的地方，祂從來就沒有遠離過我們，祂總是在召喚我們靠近祂那帶著傷痕的肋旁，就如同祂召喚多默用手探入祂的肋旁一般。祂同時也對我們說「你因為看見了我才相信嗎？那些沒有看見就相信的，才是有福的。」的確，我們真是有福的，雖然我們沒有親眼看見復活的主耶穌，可是每當我們注視著我們人類同胞受苦的生命時，我們便是真真正正看見了耶穌；每當我們豎起耳朵來聆聽受苦者的呼號時，我們便是真真正正聽見了耶穌；每當我們把手伸向孤獨無依的人身上，並扶他一把時，我們便是真真正正觸摸到了那為我們流出血和水的肋旁及五傷。

這正是我們的福份！在沒有基督復活的獨特跡象下所宣誓的信德自有它特別的價值，因為這信德將促使我們與基督建立起親密且深刻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天主恩賜我們的美妙絕倫禮物，所有的基督徒都被召去活出這份真福。而我們除了在那些受苦者、孤獨無依者、貧困者……經驗到復活的主基督之外，事實上，每當我們在身上畫十字聖號宣發我們的信仰時，也就是基督握住我們的手，去觸碰祂那被刺透的五傷。在「耶穌復活節守夜禮」的一開始，主祭神父在祝聖的蠟燭上釘上五傷釘時，不就是按著耶穌在十字架上的五傷，念著：「願我們的主基督，因祂神聖的，光榮的五傷，助祐我們，保護我們。阿們。」所以，每次當我們在身上畫十字聖號時，我們就是讓我們的生命再度觸覺到耶穌受猶達斯的背叛、伯多祿的背信、多默的懷疑、瑪利亞瑪達肋納的失落，和厄瑪烏兩個門徒的絕望。尤其是，當我們讓十字聖號劃過我們身上時，我們也讓我們生命的眼光朝著耶穌受難的方向，鮮明地看到了那在聖周五傍晚被高高舉起的十字架，同時也看到了那被釘在十字架上，已被鞭笞得不成人形、血水流罄，抵禦著燒遍滿天晚霞的乾癟身影。

是的，當我們在身上畫十字聖號時，也好像基督牽引我們的手，去觸碰我們那或許寧可遺忘的心靈深處的創傷，而讓耶穌用祂那被破碎的身體緊緊體貼著我們生命的五傷。祂那發自生命肺腑的體貼，自有一種動人的力量，使我們願意回眸望向我們那刻意遺忘之地，牽引我們敞開那拒絕一切人、甚至包括我自己進入的辛痛處。因為基督自己因我們的罪而痛過，所以祂知道我們身上的痛，只有祂了解我們生命裡的創傷，也只有祂能懂得我們生命裡的大苦與大悲。

因此，不論我們的創傷是什麼，耶穌就置身其中，且這些創傷痛苦都是屬於基督的，而基督已將它們轉化為光榮的五傷，在這些無形的五傷中，我們要認出祂就是復活的主。是的，多默認出了復活的基督，是因為他明白了基督復活的真正標記就是祂的五傷，因為那是耶穌無限愛情的展現，這是一個沒有任何人能跟祂一樣擁有的愛情標記，而這愛情標記邀請我們以信德去回應。

的確，基督的復活就是信德的對象，但同時也是許多恩寵的泉源。在讀經一《宗徒大事錄》裡，我們就看到了這恩寵如何藉著宗徒們所行的神蹟和奇事顯示出來：「宗徒們在民間行了許多徵兆，顯了許多神蹟、奇事。……民眾都誇讚他們。信主的人日見增多，男女的人數極其眾多。宗徒們行了這樣多的奇蹟，甚至有人把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好叫伯多祿走過的時候，至少他的影子能遮在一些人身上。」宗徒們這些對人救急救難的行動，就是一個以愛德去活出相信基督已經復活，並擁有復活基督的新生命行動。

相信宗徒們的新生命行動中，也包括了多默的行動。事實上，多默的新生命行動在他那充滿性格的宣信禱文：「我的主！我的天主！」中已一展無遺。這因敬畏之情而興起的驚嘆式宣信，讓我們不得想不到在今天的第二篇讀經《默示錄》裡，若望宗徒在神視中的見證：「我看見了祂，就仆倒在祂腳前，像死人一樣。祂用右手按在我身上說：『不要害怕！我是元始，我是終末，我是生活的；我曾死過，可是，我如今卻活著，直到萬世萬代；我掌管著死亡和陰府的鑰匙。』」不論是多默的宣信或是若望的神視，都在邀請我們發出同樣的信德。

美國神學家 Eugene Peterson 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曾經說過：「祈禱該是有性格的語言，否則甚麼也不是，因為天主是有性格的，毫無疑問，天主真的有性格，是三而且一的性格。當我們用沒有性格的語言描述這有性格的位格，用語是蒼白無力。想想看聖詠中那些有性格的語言，動情之處讓我們不安或者震驚……而這不就是祈禱的要點嗎？沒有性格的祈禱遣詞造句說給會眾們聽就好了，有性格的祈禱能打開心門，向天主述說。」多默就是一位有性格的門徒，他終於在耶穌復活的生命中，作出並活出有性格的祈禱。盼望這樣的祈禱也能激發出我們基督徒生命裡的基督性格，好使我們能夠在那表達信德最高峰的感恩聖祭中，與多默一起向天主祈禱說：

「我的主！我的天主！」阿們！